



傷寒論特解

二

武
307
2



武部
307
2

問
疾

問
疾

傷寒論特解卷之二

大日本 安藝

靜齋齋先生著

門人 尾張

淺野徽元甫

補註

弟子

富田肥大順

校正

大陽病篇第二

大陽病項背強几几

此舉大陽病發病太表間證之外限之地位也凡大陽病

頭痛發熱惡風而其證躁急者此為大表證也雖其證如劇而其邪反淺也項背強几几頭痛惡風其證不太躁急者此為間證也

惡風

舉其證猶淺也

葛根湯主之

桂枝加葛根湯之章舉主大表之證而及其間

傷寒論卷之二

大陽篇

出卷

傷寒論卷之二
證者也。此葛根湯之章舉主其間證而及大表者。也。桂枝加葛根湯之證云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此云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明間證無汗之地也。葛根黃芩黃連湯之章云喘而汗出。又舉葛根間證之地也。故學者能明此地位。則不必項背強几几。雖有頭痛發熱惡風者。猶時用葛根湯治之也。其要在審識無汗與汗出也。大陽病頭痛發熱惡風者。既與桂枝湯以發其汗。不汗出者。是屬間證無汗者也。葛根湯主之。若項背強几几惡風頭痛者。與桂枝加葛根湯以發其汗。而不汗出者。是屬間證無汗者。葛根湯主之。若大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此為間證無汗者也。葛根湯主之。若大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既與葛根湯汗出。而大表證罷。又得喘者。此為間證之地。位不和而上攻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也。

葛根湯方

葛根 兩四
麻黃 兩三
桂枝 兩二
芍藥 兩二

甘草 兩二
生薑 兩三
大棗 枚十二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

須欬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覆取微似汗以下後人

所杜撰也凡桂枝湯之外麻黃葛根大小青龍等之劑皆以發汗為主則當覆取汗也何以微似汗為乎不知方藥之主證也

大陽與陽明

此舉大陽病發病大表間證之內限而不上攻者也。大陽者謂頭痛發熱惡風及項背強者也。陽明者謂腹中不和或少有腹滿而其腹滿不足言者或下利者也。合病

者凡云合病者其病本元一而其地位及他部者也故大陽與陽明合病者大陽大表之間證施

及陽明而使腹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必者懸斷部不和者也

大陽與陽明合病者雖不下利葛根湯主之其下利者亦葛根湯主之云自下利謂不須湯藥而自

下利也其謂必自下利使學者知與葛根湯之後而有見下利亦猶與葛根湯而不疑也其已有下

利者亦與葛根湯不疑也大陽與陽明合病者不問下利與不下利皆與葛根湯者欲使學者審其

病之地位與其藥之地位也言大陽病頭痛惡風而腹中不和此與陽明合病者葛根湯主之又

大陽病發熱惡風少有腹滿之證此與陽明合病者也亦葛根湯主之又項背強几几惡風而不利

者此與陽明合病者也亦葛根湯主之若大陽病項背強几几惡風而喘者先與葛根湯諸證皆罷

而仍喘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也

大陽與陽明合病

此大陽與陽明合病者謂腹中不和及少有腹滿者也此舉大

陽病發病大表間證之內限而上攻者也

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大陽與陽明合病不利者固葛根湯證之地

也位也若大陽與陽明合病不利但嘔者亦葛根湯證之地也若大陽與陽明合病下利嘔逆併

有者非復葛根湯證之地也當審觀其證以識其地位而處其治者也言大陽病頭痛發熱惡風

腹中不和不下利但嘔者此與陽明合病者也葛根加半夏湯主之也又大陽病項背強几几少有

腹滿不下利但嘔者此與陽明合病者也亦葛根加半夏湯主之若大陽病頭痛發熱惡風下利嘔

逆少見少陽證者非復與陽明合病者此與少陽合病也非復淺證也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若

大陽病頭痛發熱惡風腹中痛欲嘔吐者非復與陽明合病者此為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非復淺

證是為深證黃連湯主之也

桂枝湯之證其病最在大表者也桂枝加葛根湯之證其病主在大表而施及間證者也葛根湯之證其病主間證而施及大表者也間證之地位其表以項背強几几為限其裏以陽明腹滿下利為限也葛根黃連黃芩湯之證與葛根湯之證同其地位而無大表證者也請以比喻明辨其地位凡大陽病發病之地位其淺深之別譬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其一二三者是為大表證桂枝湯之所主也其主一三而及四五者桂枝加葛根湯之所主也其主四五六而及三二一又及七八者是葛根湯之所主也但主四五六而無三二一之證獨有七八之證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之所主也然則葛根湯之所主在四五六其主八九十而外及六五四與三二一者麻黃湯之所主也此大陽發病地位之辨也故學者苟審其地位之所在此則不必拘其現證又未必不拘現證故大陽病

頭痛發熱惡風身體強几几脈反沈遲者金匱以為括萋桂枝湯之證也大陽病頭痛發熱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者金匱反為葛根湯之證也是皆審其地位而施其治方者也亦古之遺法也故學者於其病之地位與其湯藥之地位不可不辨識也

葛根加半夏湯方

於葛根湯方內加半夏升水煮同本方

大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

此舉大陽病發病之後表裏各異其證者也凡大陽病桂枝證最在大表則於法為無施及腹中不和之地也故大陽病桂枝證下之為逆故云醫反下之利遂不止醫既下之利遂不止者非為表證之也利遂不止內攻而致利遂不止是於法為表熱盛故胃氣不能運其外而却自下利故治其表證則其利自止者也若利不止者既治其表而後

治其脈促者表未解也

凡脈一二來遲三四來數者名曰促脈也此有表有裏之脈也故

喘而汗出者

汗出以明大表證已解也喘以明餘熱不和在

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

言大陽病桂枝證於法為無腹中不

和之證而醫反下之是為逆治病必不解續得下利利遂不止脈促者為表未解却與桂枝湯以發

其汗則其利自止也既與桂枝湯以發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是為餘熱不和在間證之

地位而上攻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也既與桂枝湯以發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表證易者先與葛根湯以發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既與葛根湯以發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也若既與桂枝湯以發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大盛者先與麻黃湯以發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其汗汗出而利仍不止又加喘者其

易寒論卷之二大陽篇

之別也，不可不知也。

右四章，始一章明葛根湯間證，而但有表證者也。第二章明葛根湯間證之有表裏證，而不上攻者也。第三章明葛根湯間證之有表裏而上攻者也。此上三章者，其證雖有表裏，其本為一病者也。第四章又明表裏證併在，而表裏各別者也。此第四章於葛根湯三章後舉之者，一則明葛根湯之證，雖併有表裏證，其本為一病也。桂枝湯之證，併有表裏證者，表裏各別也。二則明葛根湯之於桂枝湯，其地位雖異，大陽猶相近者也。桂枝湯獨主大表，而葛根湯主其間證，而及大表，未為隔其段級也。麻黃湯之於桂枝湯，葛根湯為隔一大段級，故於此結桂枝葛根二湯，而使更起麻黃湯，此作者之微旨也。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葛根 一斤 甘草 二兩 黃芩 二兩 黃連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大陽病，此舉大陽病中風傷寒發病大表裏證之

包中風傷寒言之也。凡大陽病及中風傷寒，其證皆大陽純證，而絕無有似陰證，特以其證暴急，盛熱內入，而上攻為主者也。不問是大陽病是中風是傷寒，但見是大陽純證，而無陰證，則麻黃湯主之。故此通為大陽中之全病而治之也。此麻黃湯之證，不別中風傷寒者，麻黃湯所主，不出大陽純證之盛熱，故云大陽病，包中風傷寒大陽純證之盛熱也。**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皆盛熱內入，而無惡風，惡風明猶在表。

也。因明下大青龍之證，是在陰陽兩證之交，與麻黃湯純陽之證異也。明此喘，盛熱內入而上攻，故致此喘。若發其汗，則其喘自止，故云而也。因明此身疼、腰痛、骨節疼痛，亦皆盛熱內入而無汗，故使之然也。**麻黃湯主之。**此云頭痛、發熱、身無汗，故使之然也。惡風無汗而喘者，其發病之時，非云必悉具此數證，是明自頭痛發熱惡風無汗而喘之劇證，其表熱暴急而無汗者，葛根湯主之。其間證之表不和而有熱者，無汗異者，葛根湯主之。其間證之表不和而有熱者，而不主其盛熱也。麻黃湯主其裏證之表熱暴急，而不主其地位之不和也。要之，葛根湯其所主易淺，而不主其熱也。凡麻黃湯之所主者，論其地位，則是在大陽中，其熱在大陽之半表半裏，猶如小柴胡湯證之在半表半裏，但小柴胡之證主裏證之結者，而不主表熱。麻黃湯主大陽裏證，表熱而不主裏證之結，故麻黃湯之證，表熱之在半表半裏者。

也。小柴胡湯之證，裏證之在半表半裏者也。又大青龍湯之證，其證頗疑帶陰證，而其熱熱悍也。麻黃湯之證，其證雖似劇者，而不終帶陰證，其熱無根據，是純陽之無疑者也。此亦二湯之別也。又麻黃湯之證，亦有脈浮緊者，而此不舉脈浮緊者，麻黃湯之脈浮緊，此其變者，而非其正故也。凡脈浮緊者，其證必有疑似陰證者，而其脈之地位，亦在陰陽兩證之交。今麻黃湯之所主，是純陽之熱證，故不舉脈浮緊者，正麻黃湯之地位也。而麻黃湯之證，亦有脈浮緊者，其證皆是陽證，而脈浮緊者，也。故大青龍湯大陽中風章曰：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出汗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既身中風，則其證淺易，大青龍湯於法不可與也。但其脈浮緊，又加煩躁，故與大青龍湯也。其云不出汗而煩躁者，已與麻黃湯而不汗出者也。然則其脈浮緊，雖是大青龍湯證，而發熱惡寒身疼痛，是為純陽證，故先與麻黃湯也。又傷寒總目章曰：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是

傷寒論集解

卷之二 大陽篇

批卷

其脈雖緊而其證皆為純陽證故麻黃湯主之也若或似陰證而非陰證或不汗出而煩躁其脈浮緊者雖云發熱惡寒體痛嘔逆亦是大青龍湯之所主也故此章不舉傷寒而云大陽病者明傷寒中風純陽之證皆籠罩此中也麻黃湯不以脈浮緊為正而為其變候之義也言大陽病發病頭痛發熱惡風無汗者麻黃湯主之又頭痛發熱惡寒身疼腰痛無汗者亦麻黃湯主之又頭痛發熱惡寒喘而無汗者亦麻黃湯主之又頭痛發熱惡寒骨節疼痛喘而無汗者亦麻黃湯主之也中風發熱惡風無汗者麻黃湯主之又發熱惡寒身疼腰痛無汗者亦麻黃湯主之又發熱惡寒身疼喘而無汗者亦麻黃湯主之又其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無汗者亦麻黃湯主之也傷寒發熱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無汗者麻黃湯主之又發熱惡寒骨節疼痛無汗而喘其脈浮緊者亦麻黃湯主之也麻黃湯主之也是麻黃湯所主熱證之大梗也

麻黃湯方

麻黃 三兩 桂枝 二兩 甘草 一兩 杏仁 七十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

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補覆取微似汗以下後人所杜撰辨見上

大陽與陽明合病是舉大陽病發病大表裏證之熱不太暴急而純大陽證波及

陽明者也大陽者謂頭痛發熱惡風惡寒者也陽明者謂腹中不和或腹微滿或不大便也前麻黃湯本證頭痛發熱惡風而身疼腰痛骨節疼痛而喘者是其證太暴急也此章頭痛發熱惡風是不太暴急者也然則似有劇易然而此章更加腹中不和或腹微滿或不大便又加胸滿而喘者是其

熱深而見此裏證也。雖似其證有劇易而其實地位是同也。既已同其病所在之地位見其證者雖云不同而處其方是同也。故此編於經藥必舉二章使學者審識其病之地位與其藥方之地位以活法也。**喘而胸滿者**是於法為熱盛於內而上攻而喘者胸滿非麻黃湯之本證也。**不可下**以別大陽病葛根湯之證故云喘而胸滿也。又別大陽與陽明合病陽明為主而波及大陽者其正例可下而治**宜麻黃湯**宜者據法而用之辭也。權宜為之也。既已在大陽病發病之時故雖有陽明胸滿之證於法當先用麻黃湯以發其汗也。既已用麻黃湯以發其汗仍有大陽陽明胸滿之證者各隨其證以施其方故云宜麻黃湯以明權宜用之之治法也。後凡云宜者皆此治例也。言頭痛發熱惡風腹中不和胸滿而喘者此為大陽與陽明合病

而大陽純證波及陽明其熱使然者宜麻黃湯又頭痛發熱惡寒腹微滿或不大便胸滿而喘者是亦為大陽與陽明合病宜麻黃湯也。既已與麻黃湯仍頭痛發熱惡風惡寒腹中不和或腹微滿或不大便胸滿而喘非復大陽病麻黃湯之證是陽明為主病而波及大陽者也。承氣湯主之若頭痛發熱惡寒腹中不和或腹微滿胸滿而喘者已與麻黃湯不解又加脇痛者小柴胡湯主之也。葛根湯大陽陽明合病之證與麻黃湯大陽陽明合病之證其辨何似答曰大陽病表證如桂枝之證而腹中不和或腹微滿者是大陽陽明合病葛根湯之證也。大陽病表證比桂枝之證更加其劇腹中不和腹微滿或不大便又加胸滿此麻黃湯大陽陽明合病之證也。故大陽病表證如桂枝之證腹中不和腹微滿而喘者是非麻黃湯證此為葛根湯證而更加喘者法當先與葛根湯以發其汗而後與葛根黃芩黃連湯以治其喘也。若與葛根湯不汗出而喘者此雖無胸滿之證亦麻黃湯

之所主也。若大陽中風，則其治法異於此。其表證如桂枝之證，而加其喘者，非復葛根湯證，是麻黃湯之所主也。是疑證之所別，而處方之所異也。不可不察矣。

大陽病十日以去，以去猶云以往。荏苒緩延之辭也。是舉大陽病其初如桂枝或葛根之證，勢不暴急，荏苒緩延而不解，而及麻黃湯者，而包傷寒中風也。又以此大陽病十日以去，照上，大陽病三日發汗，以舉其病證所解之遲速，以明麻黃湯證淺深之地位，因使人審識桂枝葛根之證淺深之地位也。又以此大陽病十日以去，照下，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以舉其證入裏遲速，以明傷寒中風大陽病變候之前後也。大抵大陽病，桂枝葛根之證，荏苒緩延而不解，以及十日以上者，雖不見麻黃湯也。中風桂枝之證，荏苒緩延，以及十日以上者，雖不見麻黃湯也。亦是當與麻黃湯也。大陽病中風桂枝之證，其解期三日者，以大表證故也。葛根湯期五六

日者，以問證故也。麻黃湯期十日者，以其證深劇故也。故大陽病中風，其發病起於桂枝葛根之證，荏苒緩延而不解者，以及十日以上，始見其變候。小柴胡之證也。若其發病起於麻黃湯之證者，七八九日之間，始見其變候。小柴胡之證，獨在傷寒則以其發病起於麻黃湯之證，為最易證。蓋傷寒發病，無有易淺於麻黃湯證者。乃傷寒發病起於麻黃湯之證者，五六日已見其變候。小柴胡證也。故小柴胡湯章云：傷寒五六日，中風者，以照此章大陽病十日以去，及上，大陽病三日發汗，以明大陽病中風傷寒病證之淺深變候之脈浮細，非陰前後使入思而得之審而識之也。

脈浮細，非陰細之義也。凡表邪之脈，必浮而有方幅者也。而嗜今表邪將解，而其浮脈去，方幅故云浮細也。而嗜臥者，是非病證其表邪已解，始見其勞者也。

外已解也，雖如表證猶在，而其脈浮細而嗜臥者，此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凡云外已解之效也。

易經 附守 卷之二 大陽篇 一 出卷歲

先與此湯以觀其動靜之辭也言其脈浮細而去其方幅胸滿脇痛而嗜臥者此外已解而裏未解也當與小柴胡湯

脈但浮者與麻黃湯言大陽病以觀其動靜也

根湯之證既發其汗荏苒緩延而不解以及十日以上其脈浮而有方幅者今乃浮細而去其方幅又嗜臥者是以其勞故也雖似外證有未解者此幅者是外證未解者也雖似桂枝葛根證而非復桂枝葛根證是其證已深者當與麻黃湯以觀其動靜也若更加胸滿脇痛者小柴胡湯主之以下與麻黃湯之後故也若大陽病桂枝及葛根湯證既發其汗荏苒緩延而不解以及十日以上其脈浮細而去其方幅胸滿脇痛而嗜臥者是其外已解而裏未解也當與小柴胡湯以觀其動靜也其脈但浮者與麻黃湯以觀其動靜也若更加胸滿脇痛者小柴胡湯主之亦以其汗荏苒緩延而不解以及十日以上其脈浮細而去其方幅胸滿脇痛而嗜臥者當與小柴胡湯以觀其動靜也若其脈但浮有方幅胸滿脇痛而未嗜臥者麻黃湯主之也若中風發病麻黃湯之證既發其汗七八日不解胸滿脇痛者亦小柴胡湯主之也若傷寒發病麻黃湯之證既發其汗五六日不解胸滿脇痛者亦小柴胡湯主之也

傷寒總目章發熱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何以不列之於麻黃湯條下答曰此慎重傷寒治法之至也是作者苦心之所最深也學者不可不察焉夫傷寒其證熱悍者也一誤其治則或引大災若不慎重其治法則遺入以禍也何也曰發熱惡寒體痛嘔逆其證純陽而無疑是麻黃湯之證

而去其方幅又嗜臥者是外證已解者也

湯藥若其脈仍浮而有方幅者雖似桂枝證而非復桂枝證是其熱已深者也當與麻黃湯以觀其動靜也若更加胸滿脇痛者小柴胡湯主之亦以其汗荏苒緩延而不解以及十日以上其脈浮細而去其方幅胸滿脇痛而嗜臥者當與小柴胡湯以觀其動靜也若其脈但浮有方幅胸滿脇痛而未嗜臥者麻黃湯主之也若中風發病麻黃湯之證既發其汗七八日不解胸滿脇痛者亦小柴胡湯主之也若傷寒發病麻黃湯之證既發其汗五六日不解胸滿脇痛者亦小柴胡湯主之也

傷寒總目章發熱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何以不列之於麻黃湯條下答曰此慎重傷寒治法之至也是作者苦心之所最深也學者不可不察焉夫傷寒其證熱悍者也一誤其治則或引大災若不慎重其治法則遺入以禍也何也曰發熱惡寒體痛嘔逆其證純陽而無疑是麻黃湯之證

也其脈陰陽俱緊者非復麻黃湯之地位是大青龍湯之地位也若其證皆純陽無疑則捨脈而取證與麻黃湯也若其證皆純陽而就其中頗見似陰證而非陰證其證熱悍者則捨證而取脈與大青龍湯也若其證皆純陽無疑其脈浮緊者與麻黃湯而不汗出者亦與大青龍湯也凡傷寒發病見此證者當心識眼識其脈與證以處其方此脈證之不可先傳者也若不可先傳而先傳之則是遺人以禍毒也故此編專明麻黃大青龍湯之地位而不列傷寒之正證欲使學者悟得之也慎重傷寒治法之至也

右三章始一章明麻黃湯大表裏證其熱暴急者也第二章明麻黃湯大表裏證其證不暴急者也第三章明大陽病荏苒緩延而及麻黃湯之地位者也凡麻黃湯證專主其熱者也與桂枝葛根主其不和者其法不同也

大陽中風脈浮緊

是舉中風表熱入裏而伏其熱表裏俱盛而純陽證者以明傷

寒發病必審詳其陰陽而後當處其治也凡中風雖復劇者無有帶陰證者故中風劇熱者無有出於麻黃湯之證而及大青龍湯者若先與麻黃湯已發其汗以其伏熱盛之故不使汗出而致煩躁者始及大青龍湯也故此章不舉傷寒發病而舉中風與麻黃湯之後證者欲明大青龍湯所主之地位猶在純陽證故也又明中風無帶陰證者也又明傷寒雖在發病以其證熱悍而深之故必有伏熱必有伏熱之故有似帶陰證而却是純陽證者又有似純陽證而帶陰證必審識其陰陽證而後當處其方也故云不汗出煩躁者先與麻黃湯發其汗以其伏熱盛而不使汗出之故致此煩躁也其脈浮緊者是大青龍湯之本發熱惡寒其證脈其地位處陰陽兩證之交者也

身疼痛又其證深也不汗出而煩躁者先與麻黃湯已發其汗以其伏

熱盛之故，不使汗出而煩躁者也。凡煩躁者，在中風傷寒，則有伏熱與水氣，與虛寒之別，不審識此三道者，以處其方，則致大逆也。此大青龍湯主之。

證有純陽水氣之別，方大青龍湯是純陽伏熱之有麻黃大小青龍之別，主方而傷寒發病之變，不可先傳也。故先舉中風劇證之變，以正大青龍湯所主之地位。後舉脈微弱汗出惡風，厥逆筋惕肉

潤之諸證，使學者明傷寒發病大青龍湯之證，以審識其變候也。既明中風劇熱無出麻黃湯之證，而其變候始及大青龍湯，而終則是中風無有帶

陰證者也。而其云脈微弱汗出惡風，厥逆筋惕肉潤者，以明若見此諸證，則其發病雖如中風而非復中風，是為傷寒也。又明中風變候之終，與傷寒發病之候同，而傷寒或帶陰證也。凡大青龍湯之地位，中風傷寒發病之別，若其中風則其發病之時，其脈浮緊發熱惡寒無汗而身疼痛者，此中風麻黃湯之證也。已與麻黃湯以其伏熱盛之故，不

使汗出而致煩躁者，是純陽表證而伏熱者，大青龍湯主之者也。若與麻黃湯後脈浮緊變為微弱發熱惡風身疼痛汗出而煩躁者，是其發病雖似中風非復中風，是傷寒以其證熱悍之故，見此證也。此傷寒帶陰之證也。若其傷寒則其發病之時，必先深摯惡寒，其脈浮緊發熱身疼痛無汗煩躁者，是傷寒純陽證也。又其發病脈浮緊惡寒發熱身疼痛汗出煩躁者，亦是傷寒純陽證也。但其證熱悍之故，雖有伏熱而猶汗出煩躁也。此四道者，中風傷寒在大青龍湯之地位發病之別也。若

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
證有陰陽水氣之別，方有真武白虎茯苓四逆小青龙湯真武湯地位之別，又欲明逆湯地位之別也。凡外主大表盛熱而內有伏熱發之，則有餘毒，其證無太甚根據者，是大青龍湯之地位也。若主內有熱結而外及表熱發之，而不

可發其證有根據者，此白虎湯之地位也。是大青龍湯

龍湯主表熱而及其伏熱者也。白虎湯主裏熱而及其表熱者也。若論其地位則白虎湯深於大青龍湯之地位一等也。是二湯之別也。若主表證而有水氣及其水氣為熱候者此小青龍湯之證也。若主水氣而及表證及其水氣為寒候者此真武湯之證也。要之小青龍湯主熱候而見水氣證者也。真武湯主水氣證而見寒候者也。若論其地位則真武湯深於小青龍湯之地位一等也。總此四湯之地位大小青龍湯其地位皆在純陽證而白虎湯陰陽兩證之交也。真武湯既帶陰證者也。而茯苓四逆湯全於陰證而有水氣者也。何以知之。上云脈浮緊煩躁中云汗出惡風相照以明大青龍白虎湯地位之別也。上云煩躁中云脈微弱其是中包脈沈緊下云筋惕肉瞤而併論大小青龍湯是相照以明小青龍真武湯地位之別也。又上云煩躁中云脈微弱下云厥逆是相照以明茯苓四逆湯之別也。而白虎湯之證在陰陽兩證之交猶為陽證故係之於上之純陽證也。真武四逆皆為

陰證故係之於下之陰證也。於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

證有厥陰水氣之別方此欲明純陽表證之治法有真武當歸四逆之別也。又欲明陰陽兩證之治法也。又欲明陰證之治法也。凡純陽表熱之證務在去其熱也。其意謂純陽表熱之證苟去其熱則其人全然後其故純陽表熱之治法復無他事但去其邪熱耳。若其陽證之熱處陰陽兩證之交者發之而不可發也。發之則或引陰證故其熱處陰陽兩證之交者其治法以和其熱為主也。若其陰證之帶熱者務在挽回其虛寒故併有陰陽兩證者先治其陰證而後始治其陽證是陰證之治法也。若其陽證而有表裏之證則先治其表熱而後治其裏證是陽證而有表裏證者之治法也。此四者為順治故曰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其云厥逆者此明是為當歸四逆湯之證也。傷寒脈浮緊汗出惡風煩躁其表熱微者是白虎湯之證也。發之則必引陰證必入厥陰故云厥逆以明

為當歸四逆湯之證也。若其脈微弱，發熱惡風，汗出煩躁者，或致厥逆，是茯苓四逆湯之證也。其云筋惕肉瞤者，是明真武湯之證也。傷寒脈沈緊，發熱惡風，汗出煩躁者，是真武湯之證也。發之則致其暴劇，而筋惕肉瞤也。是皆欲使學者慎重，傷寒發病之候，而審識其治之順逆也。言凡大青龍湯伏熱之證，其候或疑於水氣之證，或疑其證在陰陽兩證之交者也。或疑於陰證也。然此大青龍湯之證，是純陽表熱而有伏熱者，當審辨四道之別。以處其方也。大陽中風發病，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無汗者，此無疑於純陽證。麻黃湯主之。若與致此煩躁，大青龍湯主之也。若其傷寒，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無汗，而無復餘證，是純陽傷寒也。麻黃湯主之。若不汗出而煩躁，仍無餘證者，是純陽證。而有伏熱者，大青龍湯主之。若傷寒發病，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無汗，煩躁者，是純陽傷寒。正證，而有伏熱者，大青龍湯主之。然傷寒其證熱

悍，其變候不可先傳者也。必須審識其證，若其發病，脈浮緊，惡寒發熱，身疼痛，汗出煩躁，無復餘證，是猶為純陽傷寒。而有伏熱者，但以其證熱悍之故，使汗出耳。是亦大青龍湯主之也。若其發病，脈浮緊，惡寒發熱，身疼痛，汗出煩躁，而見心下水氣，證亦小。青龍湯主之也。亦以傷寒其證熱悍之故，使汗出耳。其候以表熱暴盛為法也。故曰證有純陽水氣之別。方有麻黃大小青龍之別。此之謂也。傷寒脈浮緊，發熱惡風，身疼痛，汗出煩躁，其表證已微，或手足厥冷者，是非大青龍湯之表證。伏熱是其證為在陰陽之交。白虎湯主之。若脈沈微，發熱惡風，身疼痛，汗出煩躁，頭眩者，雖云表證不解，而或見水氣之一證者，真武湯主之。若脈微弱，發熱惡風，身疼痛，汗出煩躁者，是為陰證。茯苓四逆湯主之。故曰證有陰陽水氣之別。

方有白虎真武茯苓四逆之別此之謂也傷寒脈
 浮緊發熱惡風身疼痛汗出煩躁者其表證已微
 反與大青龍湯而手足厥寒脈微欲絕者此為厥
 陰證當歸四逆湯主之若脈沈微發熱惡寒身疼
 痛汗出煩躁頭眩者反與大青龍湯而筋惕肉瞤
 者此為有水氣真武湯主之故曰證有厥陰水氣
 之別方有當歸四逆
 真武之別此之謂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 六兩

桂枝 二兩

甘草 二兩

杏仁 四十箇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石膏 如雞子大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

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

風煩躁不得眠也

補右取微似汗以下後人所
 杜撰也大青龍湯證既有伏

熱則非汗出多即不能解又何恐而云汗出多
 者溫粉撲之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
 也者不知本編之義也夫本編所以云脈微弱
 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
 為逆也者謂若誤認陰證以為陽證而與大青
 龍湯則致此逆也是所以分別陰陽二證之治
 法而建規則而非謂大青龍湯之本證服大青
 龍湯而汗出多則致此逆也而後人不知此義
 漫添蛇足也且本編舉本方服後之變證者皆
 有所應照于前後而論其委曲者也未曾有突
 然舉之於方
 後如斯者也

傷寒脈浮緩

是云脈浮緩者明其表證不劇且是
 純陽證也此始舉傷寒發病而舉表

證不劇反有伏熱疑證者以明此本章及麻黃湯傷寒審識是純陽證則斷然發之若少見疑於陰證則慎重其治勿致誤逆也又本章舉大青龍湯表證劇者而此章舉大青龍湯表證不劇者相照以明純陽伏熱之變候雖有劇易而其地位是同使人知其治法也又本章中風表證劇者先與麻黃湯而後始及大青龍湯此章舉傷寒表證不劇者初即與大青龍湯又本章舉無陰證疑途者而此章又舉有陰證疑途者以明中風入大青龍湯之地位者十而有其一而傷寒發病起於大青龍湯地位者十而有其九也又以明傷寒發病起於大青龍湯地位者其帶陰證者十而有其五六也又本章舉表證劇而煩躁者而此章舉表證不劇而身重者以明脈浮緊發熱表證太劇而煩躁者及脈浮緩表證不劇而身重者皆是大青龍湯之所主而使入審識其地位以

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 此明其證有五處其方也

一則即大青龍湯伏熱之候也二則白虎湯熱結之疑途也三則小青龍湯心下水氣之疑途也四則真武湯陰證水氣之疑途也五則附子湯及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甘草附子湯少陰病之疑途也

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云發之者用權也

後證之辭也言中風則脈浮緊發熱惡寒先與麻黃湯不汗出而後煩躁者雖是似傷寒猶大青龍湯攻之而不疑故云主之也凡云主之者皆攻之不疑之辭也傷寒則發病脈浮緩發熱惡寒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而無少陰證者雖是似中風猶用權宜之法以觀其後證故曰發之也若有少陰證者慎重其治法勿致誤逆也此明傷寒陰陽兩證之治法者也凡少陰證其變多端不可先傳者也然其證皆以虛寒為本證者也虛者所謂虛奪之證也寒者其裏氣虛奪而不能攝其外者也此求少陰證之本要也請舉其一以概其變使學者者意悟之凡少陰證但欲寐背惡寒口中和或手

足寒身疼痛或下利咽痛心煩或下利便膿血或清穀下利或脈沈身疼痛或脈微手足厥冷或脈微下利或脈微細汗出背惡寒此其大槩也言傷寒發病脈浮緩惡寒發熱其表不劇而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此純陽伏熱證也大青龍湯發之則愈也若脈浮緩惡寒發熱其表不劇而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而見心下水氣之一證者此小青龍湯之所主也若脈浮緩惡寒發熱其表不劇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而見陰證水氣之一候者是真武湯之所主也若脈浮緩發熱惡寒其表不劇身不疼手足微見厥證者此內有熱結是白虎湯所主也若脈浮緩發熱惡寒其表不劇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而背惡寒手足寒此為少陰證附子湯主之也若脈微弱發熱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此為少陰證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也若脈沈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者亦為少陰證麻黃附子甘草湯主之也

傷寒表不解

是舉傷寒表熱大盛而由其內有水氣根據者也

疑者而大青龍湯其表熱大盛而其內有伏熱者也小大青龍湯其表熱大盛而其內有水氣根據者也此二湯之辨也云傷寒表不解者以明傷寒發熱惡寒身疼痛無汗煩躁與大青龍湯不解而見心下水氣之一證者及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與大青龍湯不解而見心下水氣之一證者也
心下水氣 是法語也凡此編中云水氣者皆謂熱咳是心下水氣之狀也何謂乾嘔發熱而咳水形皮水黃汗浮腫之類是也
是明二義也一則明傷寒發熱惡寒表不解心下水氣乾嘔而咳者是水氣表證之劇者也一則明水氣無他表證乾嘔而咳但見發熱之候者也為心下水氣之證不必發熱與否但以見熱候為主也故云發熱乾嘔而咳而云乾嘔發熱而咳也言此水氣之為熱者不必發熱之劇易而但

見熱候為主也云而咳以別乾嘔發熱者

或渴或

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

之既以咳為主證而又舉五或者以言心下有水

變多端不可先傳也要在見其一證認識其地位

潛心而求之則小青龍湯之用多多益辨此作者

舉五或之本志也凡心下有水氣之證或有其表

熱大盛或有其表熱微者或有其熱發作有時或

有內見熱候者此四證者雖異而其為候則一也

又乾嘔噎喘咳渴五者心下有水氣為熱之候也

水氣為熱而見此一證者小青龍湯之正候也小

便不利少腹滿及下利二者水氣成寒之候也水

氣已成寒者有下部之證而見熱候者是小青龍

湯之地位也夫小青龍湯水氣之證其變不可勝

數故學者必審其地位與其正候然後可以應其

變以處其方也今略舉其正變以示其概或有其

表證大劇發熱惡寒乾嘔而咳者又有乾嘔發熱

而咳者又有乾嘔發熱而渴者又有乾嘔發熱而

喘者又有乾嘔發熱而利者又有乾嘔發熱而

小便不利少腹滿者又有噎發熱而小便不利少腹滿

發熱而下利者又有噎發熱而小便不利少腹滿

者又有喘發熱而下利者又有喘發熱而小便不

利少腹滿者至其變候則或有發熱惡寒身疼痛

無汗煩躁而見心下水氣之一證者又有吐涎沫而

有輕時而見心下水氣之一證者又有吐涎沫而

見心下水氣之一證者此正變十四證者皆小

青龍湯之所主而心下水氣者之大梗也

小青龍湯真武湯俱為水氣證則其辨安在曰水

氣之證但見水狀而不成水形者此則真武湯小

青龍湯俱同也其所異者小青龍湯之證水氣久

久成寒以發熱候是陽證水氣之深者也其病在

心下及下部者也真武湯之證亦是水氣久久成

虛寒而非發熱候者是陰證之水氣也其病不主

於心下而發熱候者是真武湯之證也

於心下而發熱候者是真武湯之證也

於心下而發熱候者是真武湯之證也

於心下而發熱候者是真武湯之證也

於心下而發熱候者是真武湯之證也

於心下而發熱候者是真武湯之證也

於心下而發熱候者是真武湯之證也

於心下而發熱候者是真武湯之證也

於心下而發熱候者是真武湯之證也

一所謂而上掉者也此

二湯水氣之別也又曰凡咳有二類曰何謂曰其一則小柴胡湯之

咳也其一則猪苓小青龙真武湯之咳也小柴胡

湯之咳者表熱入裏而上攻心下以致其咳者也

此為熱咳也其猪苓小青龙真武湯之咳者此為

水咳也而此水咳亦別為二途也猪苓小青龙湯

之咳是熱與水之所致也真武湯之咳單水之所

致也而猪苓湯之咳表熱入陽明上攻心下以吸

結其水而致此咳者也故猪苓湯之水是一且所

吸結也非久久之水氣也小青龙湯之咳久久之

水氣成寒以發熱候而上攻心下以致此咳也真

武湯之咳亦是久久之水氣成寒而虛逆

以致此咳者也此咳之二類四湯之別也

又曰凡渴有三類曰何辨也曰一則五苓猪苓之

渴也二則小青龙茵陳蒿湯之渴也三則小柴胡

白虎湯之渴也曰五苓猪苓之渴俱是表熱一且

吸結其水故致此渴也非是久久之蓄水故其治

法以利水為肝要也然五苓則淺猪苓則深五苓

表熱在大表之間地而內攻者也猪苓表熱入陽

明而上攻者也此二湯之別也曰茵陳蒿小青龙

之渴其證不同也茵陳蒿之證是痲毒之為熱也

小青龙之證是久久水成寒者之為熱也茵陳蒿其

證在下但為熱而不成寒是純陽裏證也小青龙

其證在心上及下部既已成寒而為熱者是猶純

陽證而疑有陰證者也此二湯皆久久之證而非

一且之病也凡五苓猪苓小青龙湯證雖異而俱

是一類也茵陳蒿同物而異類也要之四湯者於

法為水與熱相搏也凡水與熱相搏上攻心下者

必見渴證也曰小柴胡白虎湯之渴此為熱渴也

小柴胡湯之渴其熱在半表半裏而上攻心下者

也故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之證也白虎湯之渴

其證在陰陽之交而熱結心中者也故手足冷或

背微惡寒而渴者是白虎湯之渴也此渴者三類

也之辨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

芍藥三兩

乾薑三兩

五味子半升

甘草三兩

桂枝三兩

半夏半升

細辛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加減法若微利者去

麻黃加薤花如雞子大若渴者去半夏加括蕢

根三兩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者去麻黃

加杏仁半升補凡本編方劑之例一方主治眾

證者皆以或舉之其見證雖異也

其本則同故也如小柴胡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等皆然若有變證而本方不足治之則方名既以加去稱之諸方之例可以見也未曾有於方後加減者也而今就本文五或設加減者非帝不知本編之例亦不知方劑之主證者也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

是舉傷寒心下有水

氣者見其熱與渴以定其證之淺深也上章云發熱而咳或渴者是不主渴者也此證云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是主渴者也故上章云傷寒表不解而咳者此惡寒發熱皆盛而不渴但咳者是為心下水氣成寒之最深劇者故但咳而不渴也此章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者此惡寒多發熱少咳而微喘不渴者是為心服湯已渴者下水氣成寒之深者但咳而不渴也

上章云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渴者是不主渴而其發熱又微者也此心下水氣成寒之頗

深者也。此章云：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服湯已渴者，是主渴之言，而其發熱又盛者也。此為心下水氣成寒之類，淺者也。約上數證，則知心下有水氣，咳而喘者，其發熱多而又渴者，是心下水氣成寒之反淺者也。惡寒多，發熱少而不渴者，此心不渴者，是心下水氣成寒之深者也。惡寒多，發熱少而不渴者，是心下水氣成寒之深者也。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是明水氣成寒之深者，惡寒多，發熱少也。也。言傷寒惡寒發熱皆盛，心下有水氣，咳而不渴者，此水氣成寒之最深劇者也。小青龍湯主之。又傷寒惡寒多，發熱少，咳而微喘，不渴者，此水氣成寒之深者，小青龍湯主之。又心下有水氣，其發熱已微而不渴者，此水氣成寒之頗深者，小青龍湯主之。又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其發熱已盛而不渴者，是水氣成寒之頗深劇者，小青龍湯主之。又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而渴者，此水氣成寒

之反淺易者，亦小青龍湯主之也。

以上四章，始一章明大青龍湯表熱太劇，而裏有伏熱者也。第二章明大青龍湯表證頗緩，而裏有伏熱者也。第三章明小青龍湯表熱大劇，而裏有水氣成寒者也。第四章明小青龍湯表證頗緩，而裏有水氣成寒者也。右此四章，其地位則同，而其證則大異也。大青龍湯二章，主表熱，伏內而類陰證者也。小青龍湯二章，主內有水氣成寒，而發表熱，又類陰證者也。此四章之別也。

右十一章，分為三節，以明大陽病中風傷寒發病之候也。始四章為一節，中三章為一節，終四章為一節。其始四章之內，前三章明大陽病葛根湯發病之地位，其後一章變其通例，插入大陽病誤治之後證，以結前三章之地位，而別下三章之地位也。中三章之內，前

以其表證未解而下之故表證因此內攻以致此喘者也此本桂枝證故知其喘是表證之所為也其葛根湯以下則於法為有下之而解者然非正法也云下之表未解而云未者容有下之而解者之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言大陽病桂枝證其表證而先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此利非裏證即表證之所為也與桂枝湯則愈若與桂枝湯不愈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若大陽病桂枝證其發病之時不解其表證而先下之以致微喘其脈浮弱者此亦非裏證以其表證未解而下之故表熱因此內攻以致此微喘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若大陽病桂枝證若葛根證其發病之時不解其表證而先下之利遂不止脈促喘而汗出者表證已解也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也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

桂枝湯方中更加厚朴二兩杏仁五箇水煎與本

方同法

大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也欲

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補本編凡云外證者自大陽表證除陽明胃實

之外皆謂之外證也故傷寒十三日不解章云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者可以見焉而此章云外證未解及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而不舉其脈證則外證廣博何以徵其宜桂枝湯乎可謂粗鹵矣故本編云大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者謂外證未解者雖其證多也但脈浮弱者當以汗解桂枝湯主之也

大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

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
 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補浮脈為在外者固也然浮脈之候亦多
 焉不舉證而論之則不可為桂枝湯之所主也

大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

此舉大陽病發病誤治表證遂

不解者也此其發病麻黃湯之證也然醫或與桂枝湯或與葛根湯其汗不出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是為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此不誤治也須有
所疑之言也此其表證為麻黃湯之證則雖歷八九日猶與麻黃湯以發其汗而不須有所疑也大
陽病中風桂枝證及葛根證又亦皆然各與其方不
皆然各與其方不須有所疑也 服藥已微除以
其熱欲發而未 其人發煩目瞑以明此證陽氣澁重
未能發也

使之發煩目瞑仍與麻黃湯不須有所疑也大陽病中風桂枝證及葛根證又亦皆然各與其方不須有所疑也劇者必衄衄乃解以明此陽氣澁重其熱

致衄也若衄者陽氣發越故衄乃解麻黃湯主之也大陽病中風桂枝證及葛根證又亦皆然各與其方不須有所疑也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服

藥已微除及發煩目瞑及致衄血者致此三道之證者此無他故以其陽氣澁重故使之其熱怫鬱不能發越也若衄者陽氣發越則解是不須有所疑也言大陽病中風桂枝證其發病之時不施其治四五日表證未解脈弱者於法當發其汗猶是桂枝湯主之服藥已微汗出其人反更發煩者猶是為前證但其陽氣澁重其熱怫鬱不能發越故使之然仍與桂枝湯不須有所疑也若其劇者必衄衄乃解以陽氣發越故也仍與桂枝湯不須有所疑也若大陽病葛根證其發病之時脈浮緩無

葛根湯之證重複

汗發熱惡風者醫誤其治或與桂枝湯其汗不出五六日不解表證仍在於法當發其汗猶是葛根湯主之服藥已微汗出其人反更發煩目瞋者猶是為前證但其陽氣溢重其熱怫鬱不能發越故使之然仍與葛根湯不須有所疑也若其劇者必衄衄乃解以陽氣發越故也仍與葛根湯不須有所疑也若大陽病葛根證其發病之時脈浮緩無汗發熱惡風者醫誤其治或與桂枝湯其汗不出五六日不解表證仍在於法當發其汗猶是葛根湯主之服藥已微汗出其人反更發煩目瞋者猶是為前證但其陽氣溢重其熱怫鬱不能發越故使之然仍與葛根湯不須有所疑也若其劇者必衄衄乃解以陽氣發越故也仍與葛根湯不須有所疑也若大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者醫誤其治或與桂枝湯或與葛根湯其汗不出八九日不解其證仍在於法當發其汗猶是麻黃湯主之服藥已微除其人反更發煩目瞋者猶是為前證但其陽氣溢重其熱怫鬱不能發越故使之然仍與麻黃湯不須有所疑也若其劇者又亦必衄衄乃解又亦以陽氣發越之故也仍與麻黃湯不須有所疑也

大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補前章麻黃湯

證其人陽氣澀重故不汗出而致衄解者以藥力發之也然衄不如汗未全解故仍以麻黃湯發之也而此章云自衄者愈者不知前章之義也

二陽併病大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大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

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支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補此章議論混淆不足取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補此章從本編之例則當云大陽病發熱惡寒脈浮數者法當發汗也何則汗出即自汗出也與發汗不

同又當發汗而反下之身重心悸者是誤下而致變證也亦安有不藥而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者乎妄言已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補此章云不可發汗而不舉治法為徒論也且以三部論脈及云榮氣不足血少者本編之所無也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補右二章脈浮者脈浮而數者其證多矣何所以徵宜麻黃湯乎

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凡本始舉冒首者示病位之大本也中舉證候者示陰陽表裏淺深緩急也終舉脈狀者斷陰陽表裏也以此參互錯綜而後處治法者乃古之道而仲景氏之所傳也此三者闕一則不可為診治也而此章突然云病常自汗出而不舉冒首與脈狀則無可知陰陽表裏也夫仲景氏之道非徒一法治一病已變通百病者也其所以變通者以陰陽表裏皆有規則也今有人于此病常自汗出而其脈沈微又有人病常自汗出而其脈浮大乃何以取變通於此章乎可見偽章不足取皆此類也且論榮衛不和者果何物得其要試問使榮衛不和者果何物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

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補與前章同議

論也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補

竊本編麻黃湯致衄者不足取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

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

痛者必衄宜桂枝湯補不大便六七日而荏苒

傍證則可以為裏實證然未備潮熱識語等證則未可與承氣湯也其小便清者雖仍在表然

既惡寒發熱等證罷則不可為發汗之的證也
若頭痛者加之麻黃證也
麻黃證也要之苟且杜撰不足取

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

汗宜桂枝湯補此章膚

凡病諸證發汗吐下後而說之也
以明其愈者與不愈者

若發汗若吐若下而亡津液者以有發汗若下之

而亡津液者又有陰陽自和者必自愈陰陽以其

不亡津液者故也脈與其證

之位皆和也言或大陽病或中風或陽明合病及其

他諸證或與發汗劑或與吐劑或與下劑既已服

藥已其脈陰陽自和其證陰陽之位皆和者權

停其治以觀其後證此必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

不利者亡津液故也是明上文云亡津液陰陽自

液者發汗過多或大下之後復發汗以致亡津液

者也言發汗過多若大下之後復發汗而致致小

便不利其脈陰陽自和其證陰陽之位皆和者勿

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此得小便利則必不待與

過多若大下之後復發汗其脈陰陽未和其證陰

陽之位仍未和而致小便不利者是即病也各

隨其證下之後復發汗云下之者以明所以虛其

治之也虛其外也此非必謂下之之後復發汗者將明所以

以致內外虛之因故托下後發汗明之也學者得

易經論持經卷之二大陽篇一二九 出卷

其魚而忘其筌可也。凡以發汗吐下言之者皆然也。學者知之則應變於病而不窮也。此能者之所也。以變一為百者必必者必於發汗內外也。振寒脈微也。不可不察也。必非必於發汗下後也。振寒脈微細。謂其人不發熱。但振振而寒。脈微細者。振寒內。又虛其外。既虛其內。又虛其外。其人必不發熱。但振振而寒。脈微細也。振振而寒。脈微細者。以內外俱虛故也。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若發汗隨其證治之。後其人蒸蒸發熱。汗出振振而寒。其脈浮弱者。是非病也。將欲解也。權停其治。以觀其後證。此必不須與餘藥而下之。後復發汗。因也。發汗以明虛其內之自愈者也。下之後復發汗。因也。發汗以明虛其外之自愈者也。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因也。晝日而劇。劇者大抵亦是於法為裏有寒有虛者也。晝日而安靜。夜而劇者大抵亦是於法為裏有熱有實者也。非云必

皆如斯此學者之當為心識者也。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沈微身無

大熱者此明非裏實非裏熱又非表證之未發盡其汗者是陰陽俱虛故身熱不去者也

乾薑附子湯主之其表證已解之後證以包傷寒

表證已解之後證也。以明脈有三道之疑似。而證亦有中三道之疑似也。所謂脈有三道之疑似。凡此類證之脈。陽證而沈緊者三。沈遲者二。沈微者亦三。皆與此陰陽俱虛脈沈微者相混者也。所謂證亦有三道之疑似。其一道者云。下之後者。以明虛其內之因也。云復發汗者。以明虛其外之因也。是通下章以明大陽病中風傷寒表證解之後證。有陰陽兩虛水氣證之別也。大陽病中風傷寒表證已解之後。心下逆滿。頭眩煩躁。脈沈緊。猶似有表證者。是陽證水氣騷擾之證也。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氣上衝胸。頭眩微煩躁。脈沈微。猶似表證有所不解者。是其內已虛。其外猶實。而不知者

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脈
沈微無表證者是陰陽俱虛者也乾薑附子湯主
之其餘二道者凡病晝日而劇夜而安靜者大抵
是於法為裏有寒有虛者也晝日而安靜夜而劇
者大抵亦是於法為裏有熱有實者也故晝日煩
躁夜而安靜有表證脈沈沈緊者當有陽證水氣成
寒之候晝日煩躁夜而安靜無表證脈沈微者當
有陰證水氣之候晝日安靜夜而劇無表證脈沈
微者當有裏有實有寒者晝日安靜夜而劇無表
證脈沈遲者當有裏有熱實胃實之候此大法也
非云必皆如斯此學者之當心識者也其治法必
亦有先後之別者也其一道者云晝日煩躁不得
眠夜而安靜者此明內外俱虛之證也又明水氣
成寒者之疑證也凡病日晡所發潮熱續不了了
者大抵是大承氣湯之胃實及大小柴胡及大陷
胸湯之熱實也晝日明了夜而煩躁不得眠者大
抵是桃核承氣湯之熱結下部及抵當湯之血證
也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者大抵是小青龍湯水氣

成寒者及乾薑附子湯陰陽俱虛之證也其一道
者云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沈微身無大熱者此明
非裏實非裏熱又非表證未發盡其汗者是陰陽
俱虛故身熱不去者也若渴而嘔表證仍在而身
無大熱脈沈沈緊者大抵是大小柴胡湯之證也渴
而不嘔表證仍在而身無大熱脈沈微者此欲結
胸大抵是大陷胸湯之證也不嘔不渴表證仍在
而身無大熱脈沈微者大抵是桃核承氣湯熱結
下部及抵當湯之血證也不嘔不渴無表證晝日
煩躁脈沈微身無大熱者大抵是乾薑附子湯陰
陽俱虛之證也言大陽病中風傷寒吐下之後復
發汗表證已解心下逆滿頭眩煩躁脈沈沈緊者是
水證騷擾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若氣上衝
胸頭眩微煩躁脈沈微者此內已虛而外實而猶
未和者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晝日煩躁夜而安
靜無表證脈沈微者此陰陽俱虛乾姜附子湯主
之此皆已經吐下發汗者也若下之後復發汗日
晡所發潮熱續不了了嘔而渴表證仍在而身無

大熱脈沈緊者小柴胡湯主之若嘔不止者大柴胡湯主之若下之後復發汗日晡所發潮熱續不了了渴而不嘔表證仍在而身無大熱脈沈微或沈遲者此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下之後復發汗日晡所發潮熱續不了了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沈遲手足戢然汗出者此胃實也大承氣湯主之若下之後復發汗晝日明了夜而煩躁不得眠不嘔不渴身無大熱脈沈微者此熱結下部桃核承氣湯主之若下之後復發汗晝日明了夜而煩躁不得眠不嘔不渴身無大熱脈沈微者此熱結下部桃核承氣湯主之若下之後復發汗晝日明了夜而煩躁不得眠不嘔不渴身無大熱脈沈微者此熱結下部桃核承氣湯主之若下之後復發汗晝日明了夜而煩躁不得眠不嘔不渴身無大熱脈沈微者此熱結下部桃核承氣湯主之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 兩一 附子 枚一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

壹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補此章據身疼痛脈沈遲則少陰病

當用附劑者也而今仍主桂枝湯者以為榮衛不和乎又加芍藥生薑人參者抑以為榮虛乎要之後人之伎倆不可知其意之所在也又方名新加者可以徵後人之加托也

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方

桂枝 兩三 芍藥 兩四 甘草 兩二

人參 兩三 大棗 枚十二 生薑 兩四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

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補是發汗後表裏無大熱餘邪在心

胸中而為喘者方證相對可以試用也然其人既汗出而喘表裏無大熱又無脈狀之可據而用大青龍湯之變方則得無厥逆筋惕肉瞤之虞乎學者當詳審脈證而後用之而不可以為定規矣是所以出於後人也凡仲景氏之法方陰陽逆順表裏上下無往而不圓活取諸左右皆逢源也猶聖人之道華夷從橫無弊焉所以為醫聖也至肘後千金以下之方書則或得之於前或失之於後猶諸子百家得失互有也故醫者先學傷寒病論優游巫派研精覃思明於

陰陽之機會達於萬病之統體以臨肘後以下曲直良散可立而辨也而後摘以助吾術則庶可無大過矣猶君子先學六經通禮樂之源而後涉獵諸子百家時施有政也若夫固執後世書偏承時師家法以應萬病其不敗者鮮矣學者不可不察焉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 杏仁五十個 甘草二兩 石膏半斤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

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湯主之。補發汗後心下悸欲得按者水氣將上衝之候也今以桂

枝甘艸湯為主者似而非者也且又手自冒心者即病人一時之苦狀豈足以為證候乎

桂枝甘艸湯方

桂枝

兩四

甘艸

兩二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

艸大棗湯主之

補是亦水氣上衝證也而舉病名論者非本編之例也

茯苓桂枝甘艸大棗湯方

茯苓

兩半

甘艸

兩二

大棗

十五枚

桂枝

兩四

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爛水

法取水一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

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艸半夏人參湯

主之

補發汗後腹脹滿者證因多焉而此章不舉餘證與脈狀不可知其陰陽表裏也

厚朴生薑甘艸半夏人參湯方

厚朴

兩半

生薑

兩半

半夏

兩半

人參

兩一

甘艸

兩二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

三服

傷寒

是舉傷寒表證已解之後證多有水氣騷擾

言之者是為茯苓甘草桂

若吐

以明吐後微動經

氣上衝胸起則

若下後

以明下後其內空虛水證

頭眩之證也

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

不起

也

脈沈緊

既以傷寒言之又云脈緊者

發汗則

動經

不發汗則或無之也

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

枝白木甘草湯主之

身為振振搖者動經之證也

起則頭眩下云發汗則動經皆以則言之而中舉

脈沈緊者為茯苓桂枝白木甘草湯審其證也言

雖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而不微見頭眩之證則非

茯苓桂枝白木甘草湯之證也雖心下逆滿氣上

衝胸而不見振振搖者亦非茯苓桂枝白木甘草

湯之證也此茯苓桂枝白木甘草湯之證者是為

純陽證故必有似其表不和者也其云發汗則動

經者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雖未見身

為振振搖而是必身為振振搖者也故心下逆滿

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茯苓桂枝白木甘草湯之

證也其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身為振振搖者固是

的然茯苓桂枝白木甘草湯之證也非須疑者也

起則頭眩者是有疑途者也非專茯苓桂枝白木

甘草湯之證者也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

者是非發汗之所治也而必云發汗者以明心下

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是茯苓桂枝白木甘

草湯之常證而其所主治也而不解者非誤治則

是為變證也必言之者所以審茯苓桂枝白木甘

草湯之地位與其所主治也又其云若吐若下後

者一則亦明其表不和又虛內而致心下逆滿氣

傷寒論卷之二大陽篇

上衝胸起則頭眩之證也其云吐者取其表不和也其云下之者取虛其內也此其表猶實而其內獨虛者其脈或沈緊或沈微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一則亦明既虛其陽又虛其陰而致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之證也云吐者取虛其陽也云下者取虛其陰也此內外俱虛者其脈必沈微者也乾薑附子湯主之也發汗病不解也此以發汗言之者以明似其表有不和者又以明此證深於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之證一等也反惡寒者今發其汗則其本有惡寒者固當解也惡寒故云反也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未見惡寒而是必當惡寒者也而但未惡寒耳今發其汗以動其證故見其本證也其外猶實故雖發其汗而無害也若其外不實者必致內外俱虛之證是發其虛故也今發其汗而更反致惡寒者汗之害也此非發其汗之所致也此證

本其內虛而其外猶實而不和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夫心下上衝胸起則頭眩其內已虛而其外猶實而不和者其脈或沈緊或沈微者也其沈緊者於法先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既與茯苓桂枝甘草湯不解而後與芍藥甘草附子湯其沈微者即與芍藥甘草附子湯若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其始不惡寒而後更惡寒者亦即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若發其汗以動其證而更反惡寒病不解是其外猶實而不和而其內虛者也固當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若發其汗病不解而更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者是內外俱虛乾薑附子湯主之也發汗若下之比芍藥甘草附子湯之證則更深一等者也二則明內外俱虛者也三則明發汗以動經乃致此煩躁或下之以虛其內水氣騷擾乃致此煩躁也故云發汗若下之者病仍不解仍者再三假設之言以明此三義也

與前云病不解者相應也若者為彼則不為此之言也故知欲明上三義而為假設之言也云病仍不解病者謂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也此證既非發汗若下之所治又云病仍不解以與前云病不解者相應則明用此茯苓四逆湯者大抵在芍藥甘草附子湯及乾薑附子湯之後而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其地位大異也

茯苓四逆湯主之 芍藥甘草附子湯及乾薑附子湯此二者其證相通而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及茯苓四逆湯皆主水氣騷擾而有內外虛實之異也芍藥甘草附子湯與乾薑附子湯皆主虛寒而有外證有無之別也此其所主治者非復一口之所論然而及其用之則時有前後之施故云病仍不解以承芍藥甘草附子湯又云發汗若下之以承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也曰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者

反更惡寒及脈沈微者與芍藥甘草附子湯既與芍藥甘草附子湯而不解又更煩躁者是為虛寒之煩躁先與乾薑附子湯病仍不解煩躁不罷者是非專虛寒之煩躁亦有水氣騷擾茯苓四逆湯主之也此所以承芍藥甘草附子湯也曰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者既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病仍不解遂煩躁其脈或沈微其人見虛者茯苓四逆湯主之也此所以承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也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 此以明與芍藥甘草湯也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之後也心下逆滿氣上衝胸頭眩脈沈緊者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諸證已解後時有調胃承氣湯之證也必云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以中芍藥甘草附子湯之證者以明諸凡大陽病及傷寒發汗後表證已解或有芍藥甘草附子湯之證及調胃承氣湯之證也又上文但云發汗此獨云發汗後者以申前乾薑附子湯之章而明諸凡大陽病及傷寒發汗後而未下之者

表證已解或有乾薑附子湯之證及調胃承氣湯之證也

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此以照下發汗後之章以明胃中乾者欲得飲

水而醫或禁之不使胃氣和則或致調胃承氣湯之證也言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頭眩脈沈緊者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諸證已解後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調胃承氣湯之主之也大陽病傷寒發汗後復惡寒脈沈微頗似有表證不和者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若無表證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脈沈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若不惡寒但熱陽脈緩但陰脈微者此實也當和胃氣調胃承氣湯主之也言傷寒表證已解或有水氣騷擾之證或有虛寒之證此二證者最難於辨別當審其疑似而後以處其方也又有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之後其證已解不入陰證但胃中不和而實者也故此一章分為四節而論之以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言之則傷寒表

證猶未和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此猶為純陽證而水氣騷擾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也若表證猶未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身為振振搖者此亦純陽證而水氣騷擾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也若吐之而未下之若下之而未吐之其表證猶頗不和內見其虛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或沈微者此其表猶實而不和其內獨虛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若既吐之復下之而無表不和之證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微者此內外俱虛乾薑附子湯主之也芍藥甘草附子湯言之則傷寒若吐之而未下之若下之而未吐之其表證頗不和內見其虛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或沈微者此其表猶實而未和其內獨虛者也其脈沈緊者於法先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既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不解而後與芍藥甘草附子湯其沈微者即與芍藥甘草附子湯若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其始不惡寒而後更惡

大表證者以明其地位故也其次三章為第
 二節始一章舉大陽病發汗後一轉之證有
 陰證在下者也第二章舉大陽病下後一轉
 之證有陰證在上者也第三章始舉傷寒發
 病似桂枝湯大表證而陽虛在內者也以應
 中風桂枝湯之證以明傷寒亦為大陽病中
 之一岐也此三章之內前二章例當舉大陽
 病發病之候今不然者將明第三章傷寒發
 病其證似大表而其地位之深比桂枝湯差
 三四等也此傷寒發病之地位與小青龍湯
 之證相深淺也既舉傷寒發病似桂枝湯大
 表證者故後章還舉大陽病發病次桂枝加
 葛根湯之證其次四章為第三節此不承於
 傷寒發病甘艸乾薑湯之證而上接於桂枝
 加葛根湯之證始一章舉大陽病發病大表
 之間證次明葛根湯之地位此深桂枝加葛
 根湯之證一等者也第二章舉大陽病發病
 大表之間證在下者以廣葛根湯之主治也

第三章舉大陽病發病大表之間證上攻者
 以廣葛根湯之主治也第四章變其通例舉
 桂枝湯證逆治之後證者以明桂枝湯及葛
 根湯其地位雖異而皆以和為主而解其病
 也使人知其立方之主意大與麻黃大青龍
 湯不同又以結葛根湯之地位也此結葛根
 湯之地位而不以葛根湯言之必舉桂枝湯
 者引中風桂枝證之治法接之於麻黃湯也
 其次三章為第四節此主表證盛熱而無裏
 證者也其地位則深葛根湯一等而其證則
 大劇以其盛熱之故也此主大陽病中風而
 既伏傷寒於其中始一章舉大陽病中風發
 病表證盛熱者也第二章舉大陽病中風發
 病表證盛熱而及其裏者以廣麻黃湯之主
 治也第三章變其通例舉大陽病中風十日
 以後見麻黃湯證者以結麻黃湯之地位也
 不以餘藥言之而必以麻黃湯結之者以明
 此麻黃湯主治與第二章大小青龍湯俱是主

盛熱但有淺深之別也其次四章為第五節此舉表證盛熱又有裏證者客中風而主傷寒者始一章舉傷寒發病表證盛熱而裏有伏熱者也此舉中風一轉之客病以明傷寒主病之深劇也第二章舉傷寒發病表證無盛熱而裏有伏熱者也第三章舉傷寒發病後表證盛熱而裏有水氣證者也第四章舉傷寒中風表證無盛熱而裏有水氣證者也此四章者第二章後例當結大青龍湯今不然者以明大小青龍湯其地位大抵同一也而有少差別小青龍頗深於大青龍湯也其第四章例當結小青龍湯今不然者為傷寒之故也與前傷寒甘草乾薑湯章俱不用結後以明傷寒發病其變多端不可先結定而當臨時應變以處於其治也慎重傷寒之治法此編輯之本意也自此以上至桂枝湯首章皆明大陽病中風傷寒發病之候其次五章通前二十一章為第六總結大節始一

章舉大陽病發病不施治者以補桂枝湯證之變治也第二章舉大陽病逆治之後證以補桂枝湯葛根湯之所未備也第三章舉大陽病誤治之後證以補麻黃葛根桂枝之所未備也第四章舉大陽病中風表證解後內外俱虛者以結終大陽病中風發病之諸證也第五章舉傷寒解後有水氣騷擾虛寒諸證以結終傷寒發病之諸證也此五章通前二十一章以始三章為補遺而其終二章為前二十一章之總結而終也此其序次之大例也其分為二十六章者所以審識發病得病之因審識上下內外淺深陰陽之證也其分為七節者所以審識其病之地位與其湯藥之地位也其復通二十六章為二條者將欲使學者混同此二十六章七節之諸證合為一途以彼所有之證合此所無之病又以此所有之證合彼所無之病通其有無視其緩急以審識其上下內外淺深陰陽之證與

其地位一踞病應變而出奇無窮也若善此道則今方可以為古方一藥可以應百證此傷寒論編輯之本意也其在學者不可不知者矣

傷寒論特解卷之二

的治療方

小野蘭山先生鑒定

小本一冊

此書ハ諸方書中ニアル所ノ單方最モ奇効アリテ急卒ノ病苦ヲ救フベキ方法ヲ數多撰ヒ出シテ國字ヲ以テコレヲ記シ雅俗トモ能通用スル簡便ノ書ナリ其藥物ハ小野蘭山先生ノ訂正ナレバ一モ謬誤ナシ濟世ノ意アル者ハ闕ヘカラザルノ書ナリ

小刻温疫論

恬淡先生訂正

小本一冊

此書ハ年希堯經驗四種中ノ巾箱小本ヲ翻刻スル所ニシテ舊本ニ比スレバ字畫繁然トシテ一点誤字ナシ師ヲ覓テ他邦ニ進フモノ篋中備用ニ便ナリ

醫事古言

吉益東洞先生評
花山先生校

全一冊

此書ハ秦漢以上ノ古書中醫事ニ係ル所ノ語ヲ采録シテ東洞翁コレガ評語ヲ附セルモノナリ世ノ古医法ヲ唱ルモノ必讀ノ書ナリ

經穴秘授

鹿洲先生著

小本一冊

此書ハ平生多ク使用スル所ノ灸穴ヲ諸書ニ於テ其分寸ヲ折衷シテ國字ヲ以テ記シ巾箱本トス從來經穴ノ諸書アリト雖モ此書ノ便易ナルシカズニ夕素靈難經甲乙等ヲ緝クニ及バズ諸經絡ノ灸穴掌中ニ瞭然タリ

日用藥品考

溶齋先生著

小本一冊

此書ハ醫家日用ノ藥品水土金石草木其他修製ノ物及ヒ山野ニ自採スヘキ品又家園ニ培養スヘキモノ等真偽上下ヲ辨シ和漢ノ有無ヲ訂シ藥舖ニ於テ通用スル所ノ種々ノ名稱印號ニテ委ク記載ス帝ニ醫家日用ノミナラズ多識ノ學ヲ嗜セノ必貯ヘキ書ナリ

古方通覽

渡井先生校正
佐藤春杏著

小本一冊

